

世界名著百部



[法]大仲马

Alexandre Dumas

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

基督山伯爵

(三)

基督山伯爵

(三)

〔法〕大仲马 著

目 录

第六十一章	帮园艺术家摆脱睡鼠.....	895
第六十二章	幽 灵.....	908
第六十三章	晚 宴.....	919
第六十四章	乞 丐.....	932
第六十五章	夫妇间的一幕.....	944
第六十六章	婚姻计划.....	957
第六十七章	检察官的办公室.....	971
第六十八章	夏季舞会.....	985
第六十九章	调 查.....	996
第七十章	舞 会	1008
第七十一章	面包和盐	1020
第七十二章	圣·梅朗夫人	1026
第七十三章	诺 言	1041
第七十四章	维尔福家族之墓	1075
第七十五章	会议纪要	1086
第七十六章	小卡瓦尔康蒂的进展	1100
第七十七章	海 黛	1114
第七十八章	亚尼纳来的消息	1139
第七十九章	柠檬水	1164
第八十章	控 诉	1180

第八十一章	一位退休的面包师	1188
第八十二章	夜 盗	1212
第八十三章	上帝的手	1229
第八十四章	波 尚	1237
第八十五章	旅 行	1245
第八十六章	审 问	1259
第八十七章	挑 衅	1273
第八十八章	侮 辱	1281
第八十九章	夜	1293
第九十章	决斗	1304

第六十一章 帮园艺家摆脱睡鼠

驱车出了恩弗城栅基督山伯爵，迈上了去奥尔良的路，但并不象他所说的在当天傍晚，而是在第二天早晨。当经过黎纳斯村时，他并没有在那些不起眼的急报站前停下来，而是径直来到蒙得雷塔。大家都知道，蒙得雷塔，就在蒙得雷平原的最高点上。伯爵在山脚下下了车，沿着一条大约十八寸宽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上山。一到山顶，他就发现自己被一道篱笆挡住了，篱笆上布满了绿色的果实和红色白色的花朵。

基督山找篱笆上的门，不久就找到了。那是一扇小木门，柳条做的铰链，用一根绳子和一枚钉子做的搭扣。不一会儿伯爵就搞清了它的机关，门开了。他于是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约莫二十尺长、十二尺宽的小花园里，花园的这一面是篱笆，上面挖出一个门，另一面就是那座爬满了常春藤和野花点缀的古塔。看它这种满面皱纹、却盛装艳抹的样子，真象是一位等候她的孙儿女来拜寿的老太太，然而，假如象古谚语所说隔墙有耳的话，恐怕是谁都会想得到的是，它能讲出好几件可怕的悲剧。花园里有一条红色石子铺成的小径，两旁夹着已经生长了很多年的茂密的黄杨树，其颜色和风格，要是让我们当代的绘画大师德拉克罗斯看了一定会很喜欢的。

这条小径象 8 字，所以在一个只有二十尺长的花园里，它弯弯曲曲地形成了一条六十尺的走道。白花女神弗洛雪林要是看到了这块小小的园地，定会满脸含笑的。会觉得在这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敬。的确，在那花坛中的那二十株玫瑰花上，没有一只苍蝇停着。那些生在潮湿的土壤里专门毁坏植物的绿色昆虫，在这里却一只也看不到。可是这并不是说花园里的土就不潮湿。那泥土黑得象煤炭一样，树上枝叶茂密，这一切都说明土壤的确很润湿；而且，要是天然的湿度不够的话，还可以马上用人工的方法来弥补，这就得感谢那只埋在花园的一角的大水缸了。水缸边上驻着一只青蛙和一只癞蛤蟆，他们是天生不能和睦相处的，当然永远地呆在这只浴盆的两边。小径上看不到一根杂草，花坛里也没有。这位园丁虽然还未露面，但他经营这块小园地的一番苦心已是人人都看到的了，即使一位细心的太太也不会这样小心地来浇灌她的天竺葵、仙人掌和踯躅草的。基督山把门关上，把绳子扣到铁钉上，然后站定向周围看了一眼。

“这位急报员，”他想到，“一定雇有园丁，不然的话，他本人肯定就是一位热心的园艺家。”忽然他在一辆满装树叶的羊角车后面踩到了一样东西，它本来是伛偻着的，被他一踩，就站了起来，基督山发觉他面前已站着一个人约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他刚才正在摘草莓，他把摘下的草莓放在葡萄叶上。他有十二张葡萄叶和差不多同数的草莓，但由于站起来时太突然了，草莓从他手上滚了下去。

基督山微笑着问道：“你在采果子吗，先生？”

“很抱歉，先生，”那人把手举到鸭舌帽的边上，答道。

“我没在上面，你知道，我也是刚下来的。”

伯爵说：“那我不打扰你了，朋友，继续采你的草莓吧，假如的确还有些没采完的话。”

“我还有十个没采，”那人说道，“因为这儿已经有十一个了，我一共有二十一个，比去年多五个。这我并不感到奇怪，因为今年春天特别暖和，而草莓要天热才长得好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去年虽然只有十六个，而今年，你看，已经摘了十一个了——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，十五，十六，十七，十八。啊，少了三个！昨天晚上它们还在这儿的，先生。我确信是在这儿的——我数过的呀。肯定是西蒙大娘的儿子偷去了。我今天早晨看到他在这儿溜来溜去的。啊，那个小混蛋！在花园里偷东西！他真是不怕吃官司。”

“这事是挺严重，”基督山说道，“但你也应考虑到罪犯的年轻和口味。”

那园艺家说道：“当然喽，但它仍然不能使我该高兴呀。先生，我再道歉一次，我耽搁您了，您大概是一位长官吧？”他胆怯地瞟了一眼伯爵的蓝色上装。

“请放心吧，我的朋友，”伯爵带笑说，他可以随意把他的笑容变为可怕或慈祥，而这一次他脸上笑容是后者那种表情。“我不是什么视察官，而是一个旅客，是出于好奇心才到这儿来的。我已经后悔来参观了，因为这恐怕要浪费时间的。”

“啊！我的时间不值钱。”那人带着一个凄苦的微笑回答道。“可是，它是属于政府的，我也不该浪费它，但接到信号后，我就可以休息一个小时了。”（说到这里，他望了一眼日规，在蒙得雷花园里一切都齐备，连日规都有），还有十分钟，

我的草莓就已熟了，再过一天——且慢，先生，你认为睡鼠吃草莓吗？”

基督山郑重地回答说：“哦，我想不会，睡鼠，先生，是我们的坏邻居，但我们可不象罗马人那样把它们浸在蜜糖里吃。”

“什么！罗马人吃这种东西吗？他们吃睡鼠？”那位园艺家问道。

伯爵说道：“彼特尼乌斯的书上是这么写的。”

“真的！它们不会好吃吧，尽管人们常说，‘肥得象一只睡鼠’。也难怪它们肥，白天整天睡觉，晚上才醒来，然后整夜地吃。听我说！去年我的树上结了四只杏子，它们偷走了一个。结了一只油桃，只有一只——嗯，先生，它们就爬到墙上去吃掉了半只，那可是一只非常好的油桃，我从没吃过比它更好的了。”

“你吃了吗？”

“吃了剩下的那半只，您知道，味道好极了，先生。啊，先生们是从来不会捡坏东西吃的，就象西蒙大娘的儿子一样，他从来不吃那些坏草莓。但明年呀，”那位园艺家继续说道，“我要小心提防，不让这种事再出现，当草莓快要成熟的时候，即使要我通宵坐着看守我也干。”

基督山看够了。每个人的心里都热爱着某种东西，这就正如每一种果子里都有一种毛虫一样，这个急报员所热爱的是园艺业。基督山开始来摘掉那些使葡萄被遮住，而享受不到阳光的叶子，这得到了那位园艺家的欢心。

他问：“您是看发急报的吗，先生？”

“对，假如不违反规定的話。”

“噢，不，”那园艺家说道，“根本没什么规定不准人看，况且看看又有什么危险，因为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能知道，我们在说什么。”

伯爵说道：“我听人说，你们对于自己所传达的信号也并非都懂。”

那个人微笑着说：“当然喽，先生，让我最高兴的就是这一点。”

“你为什么最高兴这个呢？”

“因为那样我就没责任了。我只不过是一架机器而已，只要我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别的就全不用管了。”

“难道我遇到了一个没有野心的人吗？”基督山自问道，“那会把我的计划弄糟的。”

“先生，”那位园艺家瞟了一眼日规，然后说道，“十分钟快过去了，我得回去干我的工作了。您和我一起上去好吗？”

“我会跟着你走。”

基督山走进了这座塔。塔分三层，最底下的一层储藏园艺工具，如铲子、水壶、钉耙什么的，都一一挂在墙上；全部家当都在这儿了。第二层是普通房间。更确切些，就是那人睡觉的地方；房间里只有几件可怜的家具——一张床，一个桌子，两把椅子，一只陶瓷水壶；天花板上挂着一些干枯的植物，伯爵认出那是干胡豆，其中有不知是哪位好人留下下来的种子，上面贴着标签，贴得非常认真仔细，好象他曾在植物研究所里当过植物学大师似的。

基督山问：“想学会急报术得花很长时间吗，先生？”

“学会它用不了多久，只是工作很单调，令人厌烦。”

“薪水到底有多少？”

“一千法郎，先生。”

“啊！太少了。”

“是的，但你也看到了，我们是有住处的。”

基督山望着房间。他心里默念着，“希望他不要十分依恋他这个住处才好！”

他们走上了三楼。这就是急报房了。基督山交替地观看着那架机器上的两只铁把子。“真有趣，但天长日久，你对这种生活一定会觉得非常厌烦吧。”他说道。

“是的。最初要不断地望着，直望得我脖子都酸了，但过了一年，我倒也习惯了，而且我们还有游玩和放假的时候。”

“放假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什么时候呢？”

“有大雾天的时候。”

“啊，应该一点都不错。”

“那实在是我的假日，我就花园里，下种，拔草，剪枝，整天灭虫。”

“你呆在这儿有多长时间了？”

“十年加五年，我做了十五年的机器人了。”

“而你现在……”

“五十五喽。”

“你须服务多久才能享受到养老金？”

“噢，先生，要二十五年才行。”

“养老金有多少？”

“一百艾居。”

基督山低声叹道：“可怜的人类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，先生？”那人问。

“我在说有趣极了的东西。”

“什么有趣？”

“你指给我看的都很有趣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懂这些信号吗？”

“一点不懂。”

“你从未想过要搞懂它们的意思吗？”

“不。我何苦要去懂呢？”

“但有几个信号是特意只发给你的吗？”

“当然罗。”

“那些信号你都懂吗？”

“它们是千篇一律的。”

“那它们的是……”

“‘无新消息’、‘可休息一小时’、或‘明天’。”

“这倒很简单，”伯爵说道，“看！你的通讯员是否在那儿向你发信号了？”

“啊，对，谢谢你，先生。”

“他说什么——你懂吗？”

“懂，他在问我准备好了没有。”

“那你怎么回答呢？”

“发一个信号，告诉我右边的通讯员我早已经准备好了，同时，这也是在通知我左边的通讯员，叫他快做好准备。”

“妙极了。”伯爵说道。

“你瞧吧，”那人骄傲地说道，“五分钟内，他就要说话了。”

“那么，我还有五分钟，”基督山对他自己说道，“我还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呢。亲爱的先生，你能让我问一个问题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，先生！”

“你很喜欢园艺工作是吗？”

“当然喜欢极了。”

“假如给你一个两亩大的园子，要你放弃这块二十尺长的草坪，你会高兴吗？”

“先生，我会把它造成一座人间乐园的。”

“只有一千法郎，你的生活肯定过得很艰难吧？”

“很艰难，但还能活下去。”

“是的，但你却只有一个很小的可怜的花园！”

“不错，这个花园很小。”

“而且，非但不大，还处处都有偷吃东西的睡鼠。”

“啊！它们可是我的灾星。”

“告诉我，当你右边的那位通讯员在发报时，如果你碰巧转了一下头——”

“那我就什么也看不到了。”

“那就会出什么？”

“我就无法转达那信号。”

“接着？”

“因疏忽而不能转达，我会被罚款。”

“罚多少钱？”

“一百法郎。”

“一下子失去了你收入的十分之一，真够你受的！”

“啊！”那个人叹道。

基督山说道：“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？”

“有一次，先生，那次我正在给一棵玫瑰花接枝。”

“嗯，假如你改变它一下，用其他的信号来代替呢？”

“啊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，我就会被革职，会失去我的养老金的。”

“是三百法郎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一百艾居，先生，所以你看，我是不去做那种事的。”

“一下子给你十五年的工资你也不会干吗？嘿，这可是值得想一想的呀，呃？”

“一万五千法郎吗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先生，你知道吗，您吓坏了我啦。”

“这不算什么。”

“先生，您是在诱惑我。”

“一点都不错，一万五千法郎，懂吗？”

“先生，现在我来看一下我右边的通讯员吧！”

“恰好相反，别去看他，看看这个吧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什么！难不成你不认识这些纸片吗？”

“钞票！”

“一点儿不错，这儿共十五张。”

“这些是谁的？”

“是你的，如果你喜欢的话。”

“我的！”那个人几乎透不过气来大声叫道。

“是的，是你的——你自己的财产啊。”

“先生，我右边的通讯员已经在发信号啦。”

“那让他去发吧。”

“先生，你可害苦了我了，我会被罚款的。”

“那只会让你损失一百法郎，瞧，收了我的钞票以后你还是很有利的。”

“先生，我右边的通讯员在重发他的信号了，他已不耐烦啦。”

“别管他，收下吧。”说着伯爵就把那叠钞票塞到了那个人的手里。“这还没有完，”他说道，“你不能只靠一万五千法郎来生活。”

“我仍旧可以保留我的工作。”

“不，你的工作一定要失去的，因为你得改变一下那个通讯员发来的信号。”

“噢，您想做什么，先生？”

“开玩笑而已。”

“先生，除非你逼迫我——”

“我准备很有效地逼迫你，”基督山从他的口袋里又取出一叠钞票来。“这儿还有一万法郎，”他说道，“加上已经放在你口袋里的那一万五千，一共是二万五了。你可以用五千法郎买两亩地和一所漂亮的小房子；余下的两万可以让你每年有一千法郎的利息。”

“有一座两亩大的花园？”

“一年还有一千法郎。”

“噢，天哪！太好了！”

基督山把钞票硬塞到他的手里：“喂，拿着吧！”

“我要做什么事呢？”

“事情不难。”

“但是是什么事呢？”

“把这些发出去。”基督山从他的口袋里摸出一张上面已写好了三组信号纸来，纸上还有数字标明发送的次序。

“喏，你看，这用不了很长时间的。”

“是的，可是——”

“完成这件事后，油桃以及别的一切你便都可以有了。”

这一突然的诱惑成功了，那个人脸涨得通红，额头上滚下了一连串黄豆般大的汗珠，他把伯爵交给他的那三组信号发了出去，根本不管那右边的通讯员在那儿是多么惊奇，后者由于不知道其中的变化，还以为这位园艺家发疯了呢。至于左边的那个通讯员，他如实地转达了那些同样的信号。所以那些信号就被忠实地传向了内政部长。

基督山说道：“你现在发了。”

“是的，”那个人回答说，“但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呵！”

基督山说道：“听着，我的朋友，我不希望你产生丝毫的悔恨之意，所以，相信我吧，我可以向你发誓，你这样做不会损害任何人，你只是执行了天意而已。”

那人望着钞票，抚摸了一阵，数了一遍；他的脸色从白转红。然后他向他的房间里冲去，想去喝些水，但还没等跑到水壶那个地方，他就晕倒在他的干豆枝堆里了。

五分钟以后，这封新的急报送到了部长的手里，德布雷吩咐套车，匆忙赶到了腾格拉尔府上。

他问男爵夫人：“你丈夫有没有西班牙公债吗？”

“我想有。的确！他有六百万呢。”

“他必须卖掉它，不论什么价钱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卡罗斯已从布尔日逃了出来，并且回西班牙了。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德布雷耸了耸肩说道：“竟想到来问我怎么知道的！”

男爵夫人不再问什么了。她急忙奔到丈夫那儿，后者则立刻赶到了他的代理人那儿，吩咐他，不管什么价钱赶快卖掉。大家一看到腾格拉尔抛出，西班牙公债公债就立刻下跌了。腾格拉尔虽蚀掉了五十万法郎，但他却把他的西班牙证券全部都脱手了。当天晚上，《消息报》上登出了这样的新闻：

“急报站讯：被监禁在布尔日的国王卡罗斯现已逃脱，现已越过加塔洛尼亚边境回到西班牙。巴塞罗那的人民群众起拥戴。”

那天晚上，大家别的什么都不谈，只谈论腾格拉尔有先见之明，因为他把他的证券全卖掉了，又谈到了他的运气，在这样的打击之下，他只蚀掉了五十万法郎。那些没有把证券卖掉和没收购腾格拉尔的公债的人，认为自己已经破产了，因而过了一个不快乐的夜晚。

第二天早上，《警世报》上登出了下面这段消息：

“《消息报》昨日所登卡罗斯逃脱，巴塞罗那叛变的消息没有根据。国王卡罗斯并未离开布尔日，半岛仍处一片升平

气象之中。此项错误，系由于雾中急报信号误传所致。

于是西班牙公债立怒上涨，其上涨的幅度是下跌的两倍。把蚀掉的本钱和错过的赚头加起来，腾格拉尔一下子就损失了一百万。

“好！”基督山对莫雷尔说道，当这个暴跌暴涨的怪新闻传来时，莫雷尔正在他的家里。“我刚才有了一个新发现，可以用二万五千法郎来买到我愿意付十万的东西。”

莫雷尔问道：“你新发现了什么？”

“我刚刚发现了一种把怕睡鼠吃他的桃子的园艺家拯救出来的方法。”